

## 城/市/漫/记

# 响器声声



罗毅

清澈河水，穿城而过。岸边杨柳，随风起舞。河两岸并不高大的砖房、楼宇，与挺拔的槐树、香樟比肩。滨河公园里，杂花生树，草木葳蕤。因了河边带有天然鱼虫竹节化石图案的地砖铺路，公园自然而然成了小城人休闲会友的聚集地。

秋冬春夏，年轮常转。这被当地人称之为河堤的公园，大多时候清风习习，打扫得如同自家厅堂般洁净。老人、妇女、大人、小孩，各色人等，不请自到，来来往往。

夜幕降临，河堤上更显热闹。约莫晚上七八点钟，河岸边的探照灯打开，雪亮光柱射向夜空，河中央的喷泉冲天而起，奏响天籁般的音乐，上演时髦的动画片或水幕电影。一时间，水柱、灯光、音响铺天盖地袭来，营造出天地人和的绮丽梦幻。两岸夜游人，或坐在水边长椅，或立于风雨桥上，尽情欣赏从水面上升起的《梁祝》，沉醉于《唤春风》的旋律。更多的，则是走河堤的人们，在音乐喷泉陪伴下，行色匆匆，步伐矫健，愉快享受漫步的妙趣。

正是这样的氛围熏陶，夜走河堤，成了我这个小城工作外乡人雷打不动的“任务”。明月清风浩荡，心旷神怡徒步，不必细说。即便是风雨飘摇之夜，也要撑一柄雨伞，于漫天细雨中踱步，看雨雾中的吊脚楼、风雨桥，享受偏安一隅小城的清新与温馨。

在小城河边，除却音乐喷泉那精妙绝伦的音响外，还有古老响器的声音，让我魂牵梦萦。

那是三年前的一个夏夜，刚走到河滨西路黔州桥头，一阵断断续续的锣鼓钹镲声，忽远忽近，飘入耳鼓。好亲切的铜鼓钹声，点燃我沉睡的记忆。这不是小时候听过、见过的响器班子敲敲打打的乐声么？

我停了脚步，侧耳聆听，声音似乎从河面传来，又仿佛在那黑黢黢的树林深处回荡。是响器班子师傅在教徒弟？还是土家人的什么风俗？抑或是川戏中的“打玩友”？入渝多年，我听过打过围鼓，但一直无缘亲见。那民间艺人在响器伴奏下，摇头晃脑咿呀呀，是不是就是这样的祥和之声？

咿呀当当的声音，飘忽不定。我欲循声前往，走了

两步，最终还是放弃了。初来乍到，我暂时不熟悉小城的街巷，谢谢随风送来的敲打声，回旋在心头，让我重温了儿时的记忆。

又是一个夜晚，出差到相邻百里的县城宾馆，大约凌晨四五点钟，突然有轰然炸响的鞭炮声、欢快的锣鼓唢呐声传来。迷迷糊糊下床，推窗望远，只见楼下亮着路灯的马路，一把大红伞高高举起，迎亲的队伍，抬着嫁妆开路。一顶分辨不出颜色的轿子被人抬着，也是疾步如飞。而轿子后面的送亲者，与乐手一起，吹吹打打，亦步亦趋。天未放亮，一切都还模糊。但古老响器营造出的喜庆气氛，驱散了黎明前的黑暗。无意之间，我幸会了土家人的婚嫁习俗，为那破空送上楼来的响器音乐，喜悦了好一阵子。

癸卯年腊月，风调雨顺的小城，并无凛冽寒意。暖阳高悬的周末，公园里照例人来人往。我破例选择白日里走河堤。见那墨香桥上，坐满了摆龙门阵的大爷大娘。茶馆门前，十多桌扑克牌铺开了“场子”。河堤大道上，放假的学生娃，风一样蹬着自行车，洒下一路铃声与笑声。微型乐园，则成了儿童天地。穿着花花罩衫的孩子们天真无邪，在荡秋千，在玩滑梯，在钻狗洞……冬日风情，不是春光，胜似春光。

仍然是在滨河西路黔州桥头，我再次听见了咚咚咿呀的声音。石桥上，老老少少，手扶栏杆，低头观望——两位身着羽绒服的大妈，坐在桥下砖砌花圃台沿，侧身，面对面，一位执小锣和马锣，一位执铜钹，有板有眼地敲打。茂盛青绿的藤蔓，从桥头堡坎上瀑布般泻下，罩在她们头顶，遮掩了她们面部表情。响器的声音，节奏分明，随着和煦的阳光飞升，伴着淙淙河水远去……

让我牵肠挂肚的响器声声，原来是她们制造。不知名姓的乐手，应该是在练习技艺吧。人家玩响器，或许就是土家苗家民俗俗使然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从咿呀当当的锣钹声里，从咿呀咿呀的唢呐声里，我分明感觉到了乡亲们安居乐业，体验到了群山深处闲适小城的宁静与安详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黔江区金融监管分局)



## 凡/人/素/描

# 杀年猪



师永刚

朱敏二十岁离开老家，在城里打拼多年，现已年近五十，经营着一家火锅店。

朱敏一家已融入到这城市，每到春节也不回老家了，就在城里迎接新年。城里过年不兴杀年猪，也不让放鞭炮，年桌上的鱼肉从市场买了拿回来。火锅店关门谢客，以此清闲几日，陪家人团聚逛庙会。

但朱敏总觉得缺少点什么，那是什么呢？火锅的麻辣与生活的辛酸，常常在一起，日日岁岁月月，已分不出彼此，找不出新鲜味了。朱敏努力拍着脑袋寻思，突然间，那老家的“刨猪汤”味道涌入心头，对的呀，这“刨猪汤”味存留记忆几十年，该尝一尝了。

他于是想到，去山里买个活猪运到火锅店，请来师傅杀年猪，让大家高高兴兴吃“刨猪汤”，制造一个过年氛围！

我是认识朱敏的，高高大大的个子，脸膛红润，说起话来谦和，一看就是大山里的汉子。

我说，叫员工就近买猪肉，不好么？“山里的猪，肉质好，吃起来有劲道。”我又说：“在山里杀了猪，把猪肉运回来，不是更方便么？”“不行的，杀活的年猪才有看头，才有热闹的劲儿。”他如是说。

他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了。他与火锅店所在社区商量，杀年猪的时候希望请人来观看，捧场，杀完年猪，欢迎来火锅店免费吃“刨猪汤”。

他租来一辆货车，叫员工去山里购得一头黑猪运回火锅店。用绳牵、用竹竿撑，那头黑猪从货车上“哼唧哼唧”地到了火锅店地盘。附近的居民来了，小孩子来了不少，围着那头黑猪站成一个大圈。朱敏站在案板边，振臂说，今天，把这头黑猪杀了，晚上吃“刨猪汤”，大家一起热闹热闹。在朱敏的指挥下，黑猪被几个大汉捆住，那“嗷嗷”声湮没在了人们的拍手和击掌声中。

晚上，火锅店变成了中餐馆，桌边挤满了来吃“刨猪汤”的居民。朱敏请来的中餐厨师，烹调出的回锅肉、猪血旺、东坡肘子……摆上了火锅桌。他在席桌上来回穿梭、敬酒，欢乐的氛围，欢乐的心情，人们仿佛回到了小时候。

(作者单位：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)



## 风/物/记

# 又到“橙”熟时



赖扬明

神奇俊秀的山峰和峡谷，云蒸霞蔚的云和雨，蔚为壮观的红叶和平湖，味蕾十足的脆李和“恋橙”……巫山，甯提有多令人神往。

有人喜乐山水，有人痴迷烟火，而我却偏爱“恋橙”。巫山“恋橙”，俗名“橙子”，乳名“纽荷尔”，人人盼之，爱之。不是因为自己是好吃狗，单凭“恋橙”的“恋”字，足以让人浮想翩翩，谁不向往“想念不忘、爱慕不舍、不忍舍弃、不想分开”的幸福呢？

从父辈口中得知，橙子的历史很悠久，能够溯源到很远的年代。爷爷的爷爷直至父亲这一辈，都亲手种植过橙子，不过这些种植都是零星种植的，散落在田坎边，山坡上，因为肥沃的土地只能用来种植玉米、麦子等农作物来养家糊口。橙子树是顺带种植的，不在乎结不结果，结果甜不甜。近些年来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人们不再只是简单追求填饱肚子，而是更多在乎品质生活。橙子，在政府的重视下，在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，优雅地转身为“上品”，成为了果盘中的“不可或缺”。

深秋浅冬时节，正是纽荷尔成熟季。在巫峡两岸，满山遍野的橙黄纽荷尔，这种黄，有金黄、橙黄、芥黄、柔黄，无论是哪种黄，黄代表的是富足、高贵、典雅，成为了这个时节最喜人的风景。

在阳光的照耀下，纽荷尔在微风中，在绿叶的掩映下，或躲或藏，有孩童的天真烂漫，有姑娘般的娇羞乖巧，有公子般的温文儒雅。我们穿梭在橙子林中，时不时被橙子敲敲脑袋，扯扯胳膊，这一个金黄圆润，那一个橙黄饱满，让你挑不出谁大谁小，辨不出哪个酸哪个甜。把橙子托在手掌心，端详一阵，才发现，橙子，果型秀丽端庄，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，果皮上微微凸起的

“青春痘”是它抹不掉的胎记，带着这份魅力成为人们舌尖上的宠爱。

在巫山，无论是农村村庄院落，还是城市的大街小巷，纽荷尔便开始了“相亲之旅”，有一大清早赶船抵达码头的，有匆忙从陆路驱车抵达集市的……有的担在肩上，有的有序摆在摊位，有的随着快递员走他乡的……忙碌的身影，幸福的笑脸，甜蜜地叫卖，深情地交谈……因为一个橙，我们爱上巫山这座城。

恋橙，送亲戚，送朋友，这一份纯天然礼品，是珍贵的。剥开白黄相间的果皮，水灵灵的柔黄橙粒，紧紧地抱在一起，或许是你的一惊扰，果粒激灵地挺起丰满的肚子。此时，你得用怜香惜玉般的手，轻轻地掰开，一瓣一瓣地送进嘴里，切莫粗鲁吞嚼，饱满的汁液，可能会从你的嘴角偷偷溜走，让你体味不尽它的醇厚。没有果核的橙子，似果冻，又如甜品，入口即化，还未品味出它是酸中带甜，还是甜中夹带着酸，早已入胃，只留“回味无穷”在舌尖。

长江边的码头，成筐的纽荷尔，像一颗颗精美的蛋仔；集市上的摊位，成排的纽荷尔，如一串串珍贵的玛瑙；在快递员的手中，远走他乡的纽荷尔，像一个个信使；在寒冷凋敝的季节，纽荷尔在巫峡两岸，成了最美的装扮；在我们的果盘中，纽荷尔成为了佳品，赢得了青睐。

在这令人向往的巫山，在这“橙黄橘绿时”，我带“巫山恋橙”，用一颗“橙心诚意”，寄诗与远方，听你唤我乳名“纽荷尔”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## 诗/绪/纷/飞

# 我带着春天赶来

这是冬天的潼南  
我心里的油菜花  
依然盛开  
晴空云，爱情样洁白  
我满面喜悦  
带着春天赶来



阿滢

干干净净的风  
把我吹成二月的江南  
雨如烟，江如练  
油菜花结籽  
喜悦悄悄绽开

柠檬果在眼前晃  
许多面庞那么漂亮  
涪江水是我的相思泪  
流不尽，情深深

徘徊在双江古镇  
多少旧事，惊起落叶纷纷  
多少记忆与欢乐  
滴着露水

啊！看一眼就会沉醉  
听一声就会热爱  
那让我春暖花开的  
是一个春水一般名字——  
潼南！潼南！

(作者系巴南区作协副主席)